

妙语多是精炼的,有时甚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巴尔扎克写完《高老头》,寄给出版商,久无音讯,便发信催问。出版商收到信,见信笺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再无余言。他会心一笑,复信时,也在信纸上画了一个符号。巴尔扎克收到后一看,是一个大大的“!”,他放心了,书肯定出版。

妙问妙答,无语之妙,一个标点符号抵得过多少语言啊!大师“惜墨如金”,由此可见一斑。

萧伯纳的急智善对是出了名的。一次,他走在田野小径上,对面过来一位胖绅士,见了有几分邂逅般的萧伯纳,神色傲然道:“我从不给混蛋让路!”这要是换个人不打起来吗?萧伯纳退到路边,毕恭毕敬道:“我却恰恰相反。”手一摆:“请吧,先生!”

把对方的话掉过头回敬对方,萧伯纳最擅长此道。

在一次聚会上,漂亮的女明星笑昧昧地对萧伯纳说:“萧伯纳先生,假如我和您结婚,生下一个孩子,头脑像您,面貌如我,那该多好呵!”萧伯纳耸耸肩,眉毛一挑,故作认真道:“是的,是的。可如果孩子脸蛋像我,头脑像你,不就糟糕透了 吗?”典型的肖氏幽默,谁还能出此妙语!

五四前后,胡适积极提倡白话文。黄侃不合时流,竭力反对。二人同在北大任教,见面不免“擦枪走火”。黄侃笑道:“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我看你

◆思想者营地

妙语

苗连贵

未必出于真心。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就不该叫‘胡适’,应改作‘往哪里去’才对。”胡适笑答:“那么,你的名字不也可改作‘黄某人胡说八道’吗?”二人大笑。

古人的谐趣妙语也不少。康熙年间,朱彝尊与一道士交厚。道士观中有一株枇杷树,枇杷熟时,道士请朱尝鲜。这枇杷味美,且无核,朱便向道士求种。道士称:此乃仙种,不可传也。

道士最爱吃蒸蹄髈。某日,朱便请道士来家吃。只见仆人提了一只瓷腿,从身边走过,进了厨房。一杯茶工夫不到,一盘红油赤酱、热气腾腾的蒸蹄髈上桌。道士讶然,一吃,肥而不腻、酥烂鲜美之极。这样短时间便能蒸好蹄髈?道士请教妙法。朱说:“不难。不过要以无核枇杷种换。”于是道士老实说:“只要在枇杷开花时,拔去中间一蕊,便无核了。”朱彝尊说:“我的蒸蹄髈法更简单啦。现在吃的,是昨天晚上蒸好的,刚买来的还没下锅呢。”

把笑料当佐料,这生活的大餐不是更有滋有味吗?使机弄巧,谎言也美妙。

妙语拒贿。《清朝野史大观》记:冯志圻为官清正,但酷爱书画碑帖。一日有

人将藏有宋拓名碑的锦盒呈在冯志圻案前,冯即刻吩咐人将其退回。一旁的书吏说:“大人对此素有研究,看看何妨?”冯志圻连连摆手:“看不得!看不得!这么稀罕的宝贝,不看不知道,一旦看了,发现它的妙处,叫我如何割舍得下呢?到哪一步,人求我办事,我办呢,还是不办?”

不避讳人之所好,这个“好”,也往往是行为和职业道德的突破点。话娓娓道来,妙在入情入理,比正言厉色的斥责或说教,更有说服力。

古代多有善谏者。《战国策》上说,一次,齐景公怒气冲冲下令要处死管禽鸟的烛邹,原因是烛邹把猎隼弄丢了。晏子觉得不妥,但又不好直谏,便说:“烛邹有罪,待我举出,斥责之后再杀不迟,让他死而无怨。”景公称:“善。”晏子便指着烛邹说:“你有三罪:你把国君的鸟丢失了,一罪;使国君为一只鸟杀人,二罪;使诸侯听见这件事,认为咱们的国君重鸟轻人,三罪。你知罪否?”数落完,吩咐行刑。景公也是个贤君,忙收回成命:“不要杀他罢,我听懂你话中有话啊!”

不滔滔雄辩,不剑拔弩张,屏气、内敛,轻言慢语,妙在旁敲侧击,不谏而谏,这比“犯颜直谏”,更易让人接受,心服口服。

一个“妙”字,出奇制胜,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妙语,四两拨千斤,是行棋中的妙着、工夫里的借力,战争中的智取。这既是经验的深思熟虑,也是智慧的灵光乍现。

为人作序,难免有溢美之词。可周作人的序跋,言人之美,又无浮夸吹捧之嫌;自然贴切,又有锦上添花之功效,显示了其高超的写作艺术。

擅用对比,以突出作者之才。在《桃园跋》中写到:“文坛上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把废名放在整个文坛背景下,对比中以凸显其语言之美。在俞平伯《燕知草》跋中写到:“平伯这部小集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张宗子的《文秕》相比,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平伯年纪尚青,《燕知草》的分量也较少耳。”对比中突出作者之才,影响之大,并寄予厚望。

自谦,以彰显作者之博。在《莫须有先生序》中,写到:“我的朋友中间有些人不比我老而文章已近乎道……废名君即其一。”如此自谦,足见其对废名的赏识。在《近代散文抄新序》中写到:“平常人来问我近代文中有什么书可读,我照例写几部绝版禁书的名目给他,我知道这是画饼,但是此外实无办法,现在这部散文抄出版之后那我就有了办法了。”其实,凭周作人阅读之广博,为人荐几本书自是不费劲的,而此言,无非借以夸赞这本书的价值罢了!

巧用比喻,以凸显文辞之妙。他在俞平伯的《杂拌儿跋》一文中写到:“现代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读平伯的

◆品茗谈文

周作人的序跋艺术

孟祥海

文章,常想起这些话来……”借比喻,对俞平伯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他在《中国新年风俗志序》的结尾写道:“松仁缠和桂圆嵌胡桃的赞盒都已摆好了,却又把一包梅什儿放在上边,得弗为人客所笑乎。”以点心为喻,幽默风趣,读来亲切自然,以凸显此书的价值,而又自谦自己序言的无用。

笔者以为,写序跋恰如为人挠痒,轻则不解痒,重则伤皮肤,惟其恰到好处,风过无痕,花香盈怀,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而周作人不亏是序跋写作高手,煮豆撒以微盐,成人之美,又不过誉;随手拈来,又恰到好处!

怎样采写现场新闻

罗 础
现场材料与背景材料相结合

采写现场新闻需要掌握丰富的材料,运用现场材料尤为重要。现场材料就是记者不经过任何中转环节直接从报道的事实那里得来的材料,包括记者直接观察的特征材料,也就是第一手材料。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场材料来自现场,有很强的实证性。虽然不能说现场材料绝对可靠,却是检验其他材料的一个有力的杠杆。现场材料来自现场,也是读者最乐意获取、最具有吸引力的。记者现场采访,掌握了大量的现场材料,写出的现场新闻就比较真实生动。1993年1月1日上午9时,笔者在邵阳市1路公共汽车站与正在值班的市公交总公司经理汤益民相遇时获悉:从这天起,该公司发放的千余张免费乘车证停止使用。当天,笔者购票转换了1路、3路、10路等多趟公共汽车,进行现场采访,在6路车发现一位身着制服的持证者“亮牌”时,女乘务员微笑着解释:“我们公司已在职工大会宣布,从今天起,免费乘车证停止使用。”那位持证者二话没说,掏钱买了票,笔者随即以《抵制特权乘车挽回巨款损失(引题)“公汽”千余张免费乘车证停止使用(主题)》为题,写成现场新闻见诸报端。如果笔者不进行现场采访,没有掌握现场材料,那么,这样的“活鱼”是难以捕捉到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发展的。现场新闻中的事物也有其产生与发展的背景、环境、条件等,这就要求记者采写现场新闻时,要把现场材料与背景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背景材料就现场材料而言,它是记记者获得的间接材料。采写现场新闻,既要利用现场材料,也要利用背景材料。运用好背景材料,可以使报道中的现实问题有比较与衬托,既可以增强现场新闻的趣味性,又可以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笔者采写《“公汽”千余

怎样采写好新闻(89)



西安城墙掠影

许双福 摄

◆煮酒论史

白马仙姑的传说

易立军

“隆回白马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落鞍。”这是流传于湘西南的一首民谣。白马山主峰1781米,在隆回境内,该山南邻洞口,西接溆浦,一山跨三县,除了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外,还有动人的白马仙姑传说撩人心旌。友人邹宗德先生游白马山后,撰有一副妙联:“故事如烟,烟树几重藏白马;峰巔有我,我心万丈仰青天。”

如烟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通行的说法,元末陈友谅的三个女儿在下雪天为躲避明朝追兵,倒骑白马隐入山中,因而“白马山”又叫“退马山”,这一民间传说富有传奇色彩,但缺少历史文献作佐证。

道光《宝庆府志》卷六十三“疆里记”云:“自磨子坳南别为白马山。泸溪廖友尚记云,岁戊戌余以退闲,自泸溪归邵谒先人旧闾,道经白马山,因停驂登覽焉。山之巔有古刹,座上塑三神女像,穆然端肃。询之老僧,云此王氏女,元末乘白马来隐兹峰,山因以名。噫!元季之乱,陈友谅称尊号于楚,豪杰之累从者莫不藉其声势以邀富贵于无涯,又谁肯洁身避害高蹈世外?而兹三女独能识时,远避其全真也,不亦宜乎?”廖友尚听老衲如此这般,并赞美王氏三女识时务,远祸全身。光绪《邵阳县志》卷二“山水”：“元末,有王氏三女乘白马来隐此,故名。山

绵延凡三十余里,上有望日台,广丈余,高二丈有奇,可测日出。”

认为白马仙姑是王氏三女的,能找到府志、县志的文献记载,但当地人说,白马仙姑是陈友谅的三个女儿,避难此山,被人奉为白马仙姑。

道光《宝庆府志》卷百一十七“先民传”载:元季时,“天下大乱,土豪大姓多结寨自保相雄长。周文贵者,陈友谅部下骁将也。陈友谅败,文贵拥众归元,为湖广左丞,与明抗。”周文贵善于利用地方土豪组织的武装力量,武冈的王友谅、新化的罗友朋等,都带领自己的地方武装投靠了周文贵。《宝庆府志》卷百一十三“武功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吴与宁,明初指挥也,洪武元年,以荆卫卫指挥从征。明兵既取宝庆,元将周文贵走武冈。是时,土豪罗友朋扰新化,王友谅扰武冈、邵阳,文贵皆假以万户,将合兵攻郡城。杨璟既取全州,使与宁率众攻武冈,与文贵遇于紫阳河,数战不利,使人啖(那利益引诱人)其军师邹某以官,邹不从。与宁分军为二,乘夜夹攻之,文贵走,邹某以众五百降使。新化土豪杨天继攻有朋于罗洪,杀之。与宁遂攻友谅于石下江,友谅走苗(瑶)寨,与宁追斩之,歼其部曲。友谅女三人收溃卒保白马山,与宁追围之,遣使招三女,三女不应,围至七日,三女与其众皆饿死。”光绪《武冈州志》卷二十一“虎臣

志”全文转录了这一段文字。

上述资料非常重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白马仙姑确有其人,是王氏三女,武冈土豪王友谅的三个女儿。王氏三女在父亲战死后率残部逃奔白马山,被明军围困七天七夜后,全部活活饿死。至于白马仙姑的“绩麻洞”“绩麻幽”“雷封洞”,那不过是当地山民的美妙想象而已。王氏三女在民间传闻中变成了陈友谅三女,并成了仙,距白马山巔约150米的宝莲寺中供奉的三尊女像,就是白马仙姑的化身。

令人感到惊奇是,被明军斩杀的武冈土豪王友谅竟然享受老百姓的祭祀。《宝庆府志》卷七十一“疆里记”载:“有元帅庙,祀明指挥王友谅。元末湖湘大乱,友谅与邵阳刘祖富、廖廷康、新化王三彪结誓守,互相援救,一境获全,土人德之,立庙以祀。”说王友谅是明指挥,不确,是当地拥兵自重,与明指挥吴与宁对抗的土豪,这才是真相。

与王友谅结盟,被投靠明军的新化土豪杨天继杀害于新化罗洪(今属隆回)的罗有朋亦享祭祀。《宝庆府志》卷一百一十七“先民传”载:“有朋遂保有高平十二村……有朋取下有恩威,十二村皆为之立祠,迄今五百年犹俎豆不衰。”“有朋义不负元于乡里,尤有保境之功,其事亦不可没,故并著于篇。”

有保境安民之功的王友谅、罗友朋等,皆享奉祀,王友谅三女得享祭祀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地老百姓混淆了王友谅与陈友谅,陈友谅在历史上知名度高,村民认为,能与朱元璋军队抗衡的是大名鼎鼎的陈友谅,好在道光《宝庆府志》的记载准确、详实,能够澄清这一传闻的疑点。